

社会与历史译丛



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与方法

[美] 西达·斯考切波 编

封积文 等译

董国礼 校



上海人民出版社

K02/20

2007

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与方法

[美] 西达·斯考切波 编

封积文 等译

董国礼 校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与方法/

(美)斯考切波(Skocpol, T.)编;封积文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社会与历史译丛)

书名原文: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ISBN 978-7-208-07554-2

I. 历... II. ①斯... ②封...

III. 历史社会学-研究 IV. K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7018 号

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Edited by Theda Skocpol

Copyright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Chinese(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07 by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社会与历史译丛

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与方法

[美]西达·斯考切波 编

封积文 等译

董国礼 校

责任编辑 吴书勇

封面装帧 王小阳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天马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3.75 插页 4 字数 387,000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250

ISBN 978-7-208-07554-2/K · 1402

定价:32 元

前 言

1979年金秋十月的一个周末,几十位历史社会学家以及几位有着社会学情结的社会历史学者,共同聚集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我们集中安排三天时间,讨论了一些主要社会学家研究著作中所包含的观点与方法,其中包括——莱因哈特·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 Jr.),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以及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他们都是会议参与者各自的导师。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作为此次历史社会分析方法会议的组织者——在处理这些问题时,都对成功的可能性抱着怀疑的顾虑。

我们提前展开了论文的准备工作的,并进行彼此间的交流。每一位作者都被要求研究某个专门领域内资深学者的主要著作,思考他所提出的问题的本质、运用有关理论观点和历史资料对这些问题进行回应的方式,以及比较方法在历史案例中的交叉使用。总体上来说,即每个学者所提出的研究策略、设计历史学的调查,以及与相关受众的交流。尽管这部论文集关注于一系列的个人著作,但它们也力图避免个人化的问题。传记和学术史都不是论述目标,因为我已将这些问题放置于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年轻历史社会学者的学术网络中,表现为方法论上的进一步反映。我们的想法是仔细研究及比较那些重要学者所完成的卓越的、实质性的研究案例与著作。这些人不仅仅总是如马克斯·韦伯、托克维尔或卡尔·马克思那样遥远,或被奉为思想圣徒。我希望,这样的回报不仅体现在会

议论文选择的编辑工作中,同样也存在于我们会议参与者的个人自觉意识之中,并将其引入到我们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中去。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将其引入到培育不断增长的年轻社会学者的教学中去,因为目前他们正承担着历史社会学的研究课题。

但是,这将确实起到作用么?在会议的前一天,我们关于此点并不明晰。论文的初稿通常是会议论文的混合箱:一些论文比较符合要求;而其他一些则差强人意,或是不着边际;其中,一篇论文(一篇至关重要的论文)直到最后一刻才予以舍弃。因此,总的来说论文是缺乏的。其他一些担忧仍令人感到不安,似乎会议的参与者们将因代表他们各自导师立场而展开争论。我们试图弄清楚,是否每一次会议并不简单地围绕单个学者的实质性论点进行讨论。事实上,每个会议参加者的到来,尤其他们反复清楚表达的一个声称是:“历史社会学没有方法!”

结果,所有可能出现的困境都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然而,总体说来,此次会议是一次令人愉快的、学识上激烈碰撞的经历。即便参与者中有人持有怀疑意见,但在会议结束后也都达成了一定的共识。每次会议上的讨论者都做出了出色的工作,他们批判地审视每一篇文章,利用它们的材料引申出作者意图的要点、成功之处,以及主要学者著作中的局限;对不同学者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有效的比较。方法论上的问题的确得到了澄清,关于“方法论”的理解并不是一套中立的技术,而是作为实质性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资料的来源,以及关于社会、历史和学术目的更为宽泛的假定。会议的讨论范围宽泛,并建立在彼此沟通之上。会后,我能够对相关作者提出详细的修改建议,其中许多作者利用了集体讨论中所形成的具有洞察力的观点,迅速地写出了高质量的论文。

在过去的几年中,即在1979年的会议至这本书编撰完成的这段时间跨度里,一些关于历史社会学方法论的精致完备的评论开始出现。A·斯廷斯凯姆(Arthur Stinchcombe)的《社会历史的理论方法》(*Theoretical Method in Social History*);查尔斯·蒂利的《当社会学遭遇历史学》(*As Sociology Meets History*);以及P·阿布拉姆斯(Philip Abrams)身后出版的《历史社会学》(*Historical Sociology*),这些都有助于界定历史学取

向的社会学研究的区别,以及公开讨论关于运用理论、资料和分析策略的总体范围问题,其中包括比较。更进一步的是,他们这样做是通过强调当前研究实践的重要地位,而非仅仅驻足于19世纪的经典理论家的论述。在我考虑编撰此卷文集计划时,这些好书在当时已经得到利用。然而,到目前为止,我非常欣慰这本书能够编撰出来,因为本书在对那些最初的思考材料,关于历史社会学在我们当代实践——或可能的实践——方式的认识上,增添了新的视角。

因为这次的论文收集是根据个人研究工作组织起来的,这种理解来自于每一位学者个人研究中所带来的想象力与价值。当然,我现在意识到,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有益的。它反映了这种学问类型是严肃的事情,足够迫使你需从那些希望真正理解现代世界,及其前身的重要方面形成的人那里,展开一生的努力。另外,关于方法论的讨论通常在一个不受影响的、去个人化的方式下来描述研究,掩饰了显而易见的、相因而生的事实,即学问通常是由那些真实的——刻苦工作和追求事业的——人所完成的。

此卷文集带有个人倾向的第二层含义是:每一章节都是由一位或两位年轻学者对前辈学者的著作进行描述和评论[当然,这种年龄上的差距是一般的、相对的情况。蒂利疑问道:“迪特里希怎么偷偷地加入到了年轻学者阵营?”蒂利指出他和迪特里希·鲁斯基梅耶(Dietrich Rueschmeyer)是同龄人。此外,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在年代上和时代上都是一些作者的前辈]。自然地,每一章节包含了与众不同的视角点,这些都受到由作者带入到研究任务中来的著作类型和学识目标的影响。当然,许多不同争论将依然存在着,而且不同学者也参与其中,显而易见,这表明值得关注的是:这些由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S·N·艾森斯塔德(S. N. Eisenstadt),莱因哈特·本迪克斯,佩里·安德森,E·P·汤普森(E. P. Thompson),查尔斯·蒂利,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或巴林顿·摩尔实现的成就,本书并不是决定性的评价。它们仅仅是由那些从事历史社会学研究的学者所展开的真实的、富有思想性的讨论。阅读和比较这些文章应该不是受启于固定的观点,而

应重新审视所讨论的重要著作,最重要的是,在这里所讨论的诸位重要学者的成就的基础上,为实践历史社会学做出新的努力。

这里有必要对书中选择讨论的特殊学者作一点解释。一些读者或许认为,那些由社会学家,诸如S·M·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K·埃里克森(Kai Erikson)、G·伦斯基(Gerhard Lenski)、J·本-戴维(Joseph Ben-David)、A·古尔德纳(Alvin Gouldner)、R·贝拉(Robert Bellah)、M·贾诺威茨(Morris Janowitz)、D·贝尔(Daniel Bell),以及其他学者完成的主要著作,或许应在历史社会学中被赋予一定的地位。另外一些人也想了解为什么,如果非社会学家因为学科缘故而能入选,布洛赫自不待说,布罗代尔或波兰尼,以及E·P·汤普森是否比其他差不多的学者更为合适。对此的回答是,我这里所选择的学者,部分基于这样的考虑,即艾森斯塔德、本迪克斯、摩尔、沃勒斯坦,以及蒂利是如此重要,并被认为是主要的历史社会学家,而不是政治社会学家、理论家或宗教社会学家等。因而,他们自然在本书中出现。除此之外,我还根据其他特征来进行选择,其中包括一些非社会学家,他们的著作同其他学者的著作相比较更为丰富,也更有成果,并且对年轻的历史社会学者有着积极的影响,我发现杰出的学者都很乐意为他们进行吸引人的写作。总之,除了上述“必不可少”的五位学者外,我主要让那些优秀的、积极的学者来决定书中另外四位学者。因为篇幅所限,不能超过九个章节。我相信,这一系列的文章在许多有趣的方式上相互补充,但我并不试图容纳全部,或是放弃某种程度上的武断,来决定哪些历史社会学家以及其他与社会学相关的历史社会分析学者可以被选择,哪些——由于失误——而被淘汰。

这里除了包含对于学者个人著作九个章节的讨论之外,导言和结尾章节讨论了社会学中历史学扎根研究的悠久传统,以及将历史资料 and 理论观点结合起来相互运用的识别选择策略。这些研究策略在历史社会学黄金时期——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阶段,仍然得以继续应用于广泛而重要的问题探讨。因而,《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与方法》(*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看起来并非仅仅是过去的成就,同样也是当前和未来积极的、不断成长的努力。同时,书中所提供的比较方法和

历史社会学的参考书目,也给予正在开展的研究和教学以帮助。

会后出版本卷文集的资金,部分来自剑桥大学出版社所提供的预付资助,部分来自于米勒德·菲尔默尔基金的小额资助,并且还有一部分来自美国社会学学会学科问题基金的资助。所有作者和我都非常感谢这些基金会给予的帮助,同时我们也要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纽约办公室的编辑苏珊·艾伦-米尔斯(Susan Allen-Mills)的帮助和耐心。以下1979年会议的参与者都做出了有益的贡献,他们是:维多利亚·邦内尔(Victoria Bonnell)、沃特·戈德弗兰克(Walter Goldfrank)、布鲁斯·约翰逊(Bruce Johnson)、迈克尔·赫克特(Michael Hechter)和乔纳森·威纳(Jonathan Wiener)。在此书整理编辑期间,我大大受益于在普林斯顿等研究中心度过的日子。1979年会议期间,哈佛大学戴维·布雷恩(David Brain)为此计划进行了图书文献资料研究,1982年—1983年期间,芝加哥大学伊丽莎白·克莱门斯(Elisabeth Clemens)提供了有效的编辑辅助工作,并针对导言和结尾部分涉及的主题,给出了有益的建议。从学识到实践,比尔·斯考切波(Bill Skocpol)都给予了无以计数的帮助。更进一步的感谢之言,在书的每一部分注释之前都已写下。总而言之,许多人都对此计划的完成做出了贡献,我们感谢每一个人所作的努力。

西达·斯考切波

新泽西州东文德索

和伊利诺伊州芝加哥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社会学的历史想象力 (西达·斯考切波)	1
第二章 马克·布洛赫的社会和历史图景 (丹尼尔·奇洛特)	22
第三章 超越经济主义的谬误:卡尔·波兰尼的整体性社会科学 (弗雷德·布洛克 玛格丽特·R·萨默斯)	49
第四章 历史中的结构:艾森斯塔德的历史社会学 (盖瑞·G·汉密尔顿)	89
第五章 莱因哈特·本迪克斯的比较社会学:理论的普遍性和历史的特殊性 (迪特里希·鲁斯基梅耶)	136
第六章 命定的路径:佩里·安德森的历史社会学 (玛丽·福布鲁克 西达·斯考切波)	177
第七章 E·P·汤普森:理解历史的进程 (埃伦·凯·蒂姆博格)	217

第八章	查尔斯·蒂利的集体行动理论 (林恩·亨特)	255
第九章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 论:作为历史的社会学和政治学 (查尔斯·拉金 丹尼尔·奇洛特)	289
第十章	发现事实与价值:巴林顿·摩尔的 历史社会学 (丹尼斯·史密斯)	330
第十一章	历史社会学的新兴议题与研究策略 (西达·斯考切波)	373
	历史社会学与比较方法带注释的文献 ...	408
	译者说明	426

第一章

社会学的历史想象力

西达·斯考切波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或任何一项深思熟虑的社会研究——都需要一种历史范围的构想与充分利用历史资料。

C·赖特·米尔斯^①

基本上来说,社会学从来就是一门以历史及其取向为基础的学科。正如那些睿智的评论者们反复指出的那样,所有现代社会科学,尤其社会学,都可以追溯到欧洲资本主义商业化与工业化时代。如何解释相对于其他文明的欧洲文明之特殊动力?史无前例的经济生活变迁怎样影响着社会不平等、政治冲突、道德价值以及人类生活?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是打破还是催生了促使社会成员团结与满足的新形式?在欧洲资本主义扩张的条件下,这种变迁如何影响了其他社会?通常,被我们视为现代社会学奠基人的,诸如卡尔·马克思、托克维尔、涂尔干和马克斯·韦伯,他们的著作都是围绕着解决上述问题而展开^②,在不同程度上,这里所有给出的

^① C. Wright Mills,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 145.

^② 参见 Anthony Giddens, *Capitalism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U. K.,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hilip Abrams, *Historical Sociology*,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2, chaps. 1--4; Robert (转下页)

概念和解释都可用于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的历史分析。

真正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具有如下特征：首先，也是最基本的，他们明确地基于时空来思考社会结构和过程的问题；其次，他们强调过程并在瞬时(temporal)的场景下解释结果；第三，大多数历史分析着重意义的行动与结构背景的交互作用，以清晰地呈现在个人生活与社会转型中意图和非意图的结果；最后，历史社会学突出了特殊类型的社会结构与变迁模式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在瞬时的过程和背景下，社会与文化的差异也是历史社会学家的内在兴趣。对于他们而言，世界的过去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发展的故事”，或者说一套标准的序列。相反，它被理解为，各种群体或组织所选择的，或受制于过去的诸多路径。相反，未来变迁的早期“选择”既具限制力又具开放性的替代性可能，会导致某种非预期的结果。

可以确信的是，一些社会学奠基者比其他人更关注于解释历史事件的特殊后果。另一些奠基者，包括他们的追随者，更倾向于跨历史的归纳和目的论的先验图式。因而，严格地说，相对于涂尔干或马克思的哲学著作，托克维尔、韦伯——包括马克思在他关于时事的文章中——更有一种历史感。然而每一个人都过于专解释重要的变迁与对照各自所处的时代，因而根据所提到的基本批判标准，他们都是具有历史取向的社会分析家。^①他们没有一个人为了自己的目标而完全被一种普遍进化的哲学、正

(接上页) Nisbet, *The Sociological Tradi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6; Gianfranco Poggi, *Images of Society: Essays on the Sociological Theories of Tocqueville, Marx, and Durkheim*,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以及 Neil. J. Smelser 和 R. Stephen Warner, *Sociological Theory: Historical and Formal* (Morristown, N. J.: General Learning Press, 1976), pt. 1 的相关讨论。

① 作为社会学创始人的涂尔干通常被视为是非历史性的，参见 Robert Bellah, “Durkheim and History”, *American Sociology Review*, 24(4), 1959:447—461。对于其他具有历史分析取向的创始人的讨论，尤其可参见 Melvin Richter, “Comparative Political Analysis in Montesquieu and De Tocqueville,” *Comparative Politics* 1 (1969): 129—160; Neil Smelser, “Alexis De Tocqueville as Comparative Analyst,” in *Comparative Methods in Sociology*, ed. Ivan Valli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pp. 19—48; R Stephen Warner, “The Methodology of Marx’s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odes of Production,” in *Comparative Method*, ed. I. Vallier, pp. 49—74; Leonard Krieger, “the Use of Marx for Histor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75(1960):355—378; E. J. Hobsbawm, (转下页)

式概念化或是理论抽象冲昏头脑,而是一次又一次地致力于解释现代欧洲社会结构与变迁的进程。

历史社会学的偏蚀

尽管社会学根植于这些奠基人的著作,但自二战以后,社会学在美国逐渐成为一门完全制度化的专业学科,而其历史取向及敏感力却部分地销蚀了。一些重要的学者,如罗伯特·贝拉、莱因哈特·本迪克斯以及西蒙·马丁·利普塞特则坚持奠基者的学术传统,继续从事历史的研究。^①但最具声望的理论和经验范式却开始与传统决裂。反历史主义的“宏大理论”和“抽象的经验主义”正是赖特·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中所遗憾与悲叹的,表达了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学潮流的强烈不满。^②虽然米尔斯指出,社会问题的质性调查也存在着类似不考虑瞬时性与结构背景的问题,但在米尔斯的解释中,社会模式的量化研究以经验主义者的反历史主义为典型。在那里,美国社会学的现实被非常幼稚地处理,忽略了作为人类社会生活行动者的背景;宏大理论的反历史主义的一个缩影就是1951年帕森斯发表的《社会系统》(*The Social System*)^③。这本著名的论著提出了许多抽象类型。通

(接上页)“Karl Marx's Contribution to Historiography,” in *Ideology in Social Science: Readings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 ed. Robin Blackbur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3), pp. 265—283; Reinhard Bendix, *Max Weber: An Intellectual Portrait*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 Anchor, 1960); Gunther Roth, “Max Weber's Comparative Approach and Historical Typology,” in *Comparative Methods*, ed. I. Vallier, pp. 75—96; and David Zaret, “From Weber to Parsons and Schutz: The Eclipse of History in Modern Social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5(5), 1980:1180—1201.

① 参见:Robert. N. Bellah, *Tokugawa Religion: the Values of Pre-Industrial Japan* (Boston: Beacon Press, 1970; orig. 1957); Reinhard Bendix, *Work and Authority in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orig. 1956); and Seymour Martin Lipset, *Agrarian Soci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0)。

② Mills,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chaps 2 and 3.

③ Talcott Parsons, *The Social System* (Glencoe, Ill. Free Press, 1951)。

过这些类型,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都能够进行分类并以一种同样普适性的理论术语进行解释。

《社会系统》阐述了一种解释社会均衡的理论体系,它很少考虑到社会变迁的现象。然而,作为一个伟大的理论家、一个结构功能主义者,帕森斯并没有直接关注于社会转型的问题。有关“发展”与“现代化”的进化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比较流行,它们把“社会分化”视为分类和排序所有社会类型,以及解释传统社会秩序向现代社会秩序转型的万能钥匙。^①如果考虑到美国在战后国际秩序形塑过程中的霸权及冷战期间美苏之间的敌对,或许我们就不会感到惊讶。这些诸如现代化理论的各种理论,描绘了变迁的标准路线图,换言之,即所有发展中国家迟早都将经历同样的过程。最终,它们也将重现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的情形:经济扩张、改革创新、广泛的高等教育、成功取向的精神面貌、政治多元化以及实用主义的非意识形态化。

同时,在苏联,具有马克思主义宏大理论式的斯大林主义读本已经建立起一个关于社会进化纲领的扭曲镜像。在现代化的苏联版本中,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带动所有的国家经历(某个)固定的发展阶段^②,每一阶

① 主要例子,参见 Neil J. Smelser, “Mechanisms of Change and Adjustment to Change,” in *Industrialization and Society*, ed. Bert F. Hoselitz and Wilbert E. Moore (The Hague, Mouton, 1963), pp. 32—54; Marion J. Levy, Jr., *Moderniza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Societie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Talcott Parsons, “Evolutionary Universal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9) (1964): 339—357; Talcott Parsons, *Societies: Evolutionary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Englewood Cliffs, N. J.: Princeton-Hall, 1966); Karl W. Deutsch,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5 (1961): 493—514; Gabriel A. Almond, “Developmental Approach to Political Systems,” *World Politics* 16 (1965): 183—214; and Gabriel A. Almond and G. Bingham Powell, Jr., *Comparative Politics: A Developmental Approach* (Boston: Little, Brown, 1966)。

② 关于苏联“现代化”理论的正统陈述在 Joseph Stalin, *Dialectical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40) 中可以找得到; 重印在 *The Essential Stalin: Major Theoretical Writings, 1905—1952*, ed. Bruce Franklin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 Anchor, 1972)。作为早期的先驱, 参见 Nikolai Bukhar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9; orig. 1921)。

段都是一种生产模式。这种模式有着自身特征化的科技水平、阶级统治与阶级冲突的协调模式。各个国家将经历前后相继的阶段,迈向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秩序,并最终达到一个无冲突的“共产主义”。

这里并非是详细地讨论怎样及为什么的问题。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之间,由于美国国内乃至全球的政治冲突所引发的反叛,使得体现于结构功能主义静态和发展模式中的含蓄的世界观并无多大的意义。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者和线形进化论者的读本同样也失去了曾一度吸引大多数西方知识分子的魅力。然而,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者观点的不同版本——强调阶级意识、历史进程以及不同文化与政治结构角色——开始吸引着那些试图寻求批判社会科学正统学术途径的年轻学者。不仅具有历史取向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非常受欢迎,而且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也同样被有选择地进行重新检验,以便了解它并处理好阶级意识与政治斗争。^①

在这一阶段,托克维尔与(尤其是)马克斯·韦伯的思想同样激发了研究社会变迁和比较社会结构问题的学生的兴趣。简言之,人们开始转向经典社会学家的个别著作或文本,在最大程度上有助于他们将“社会文化多样性”、“瞬时过程”(temporal process)、“具体事件”以及意义性行动和结构决定因素的辩证法再次引入到宏观社会学的解释及研究中。为达成此目标,韦伯的方法论观点和历史著作尤为相关。所以,1982年和1983年,部分社会学家发起并成立了美国社会学学会的一个分支来推动比较历史社会学研究,致力于对韦伯学术全集主题进行再认识。

① Perry Anderson的著作 *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6) 讨论了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最流行的文本之一,参见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trans. Que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 Smith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 有关年轻社会学者马克思主义思想复兴之研究,参见 Michael Burawoy, “Introduction: The Resurgence of Marxism in American Sociology,” in *Marxist Inquiries: Studies of Labor, Class, and States*, supp. to vol. 88 of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ed. Micheal Burawoy and Theda Skocpo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pp. 1—30.

经典的复兴是实质吗？

如果对韦伯的再认识,实质上是当代社会学历史取向理论化与研究兴趣渐增的话,这种兴趣可能会被简单地看成知识分子的复兴。对于韦伯作品的新兴趣可以被看作是与我们对韦伯思想理解的去帕森斯化相伴相随的。在这一方面,安东尼·吉登斯和兰道尔·柯林斯做出了卓越的努力。^①我们可以说韦伯式的历史阐释一方面取代了源于涂尔干和帕森斯的宏观社会学解释的指挥棒,另一方面又从那些等候良久的众多新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抢过了这个指挥棒,并且事实也将是这样的。

有些评论者认为这种理解,在社会学中不断延展的历史兴趣的途径随处可见。^②其他人将会对历史社会学的此种认识作出回应。他们视涂尔干或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学为韦伯遗产的替代品或补充物。^③在我看来,应将历史社会学理解为一种持续的、一度复兴的研究传统。这种传统致力于理解大规模结构和基本变迁过程的实质与影响,回答历史基本问题的旨趣,而非经典理论范式,构成了这样一种推动力。可以确信,曾经有而且还将有一些社会学家,他们既不追问也不回答基于历史的宏观范畴

① 参见 Anthony Giddens, *Capitalism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 Randall Collins, "Weber's Last Theory of Capitalism: A Systematiz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5 (6)(1980):925—942;以及 Randall Collins, *Conflict Sociology: Toward an Explanatory Scienc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5)。

② 尤其参见 Charles Ragin 和 David Zaret, "Theory and Method in Comparative Research: Two Strategies," *Social Forces* 61(3)(1983):731—754。在这篇结论部分中我进一步讨论了 Ragin 和 Zaret 的立场。

③ 事实上,Robert Bellah 和他的同事们目前正从事涂尔干式的历史社会学研究,Jeffery Alexander 的 *Theoretical Logic in Sociology*, 4 vol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1984)或许为这种计划的另一种形式奠定了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社会学家们业已受到了其他历史社会学家有力倡导的影响,Eric J. Hobsbawm, "From Social History to the History of Society," *Historical Studies Today, Daedalus* 100(1971):20—45;以及 Gareth Stedman Jones, "From Historical Sociology to Theoretical Histor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27(3)(1976):295—304。也许一些人会认为 Charles Tilly 以及他的研究合作者们是某种马克思主义历史社会学类型的开创者。

的问题。尽管没有人能够忽视结构和历史的背景,社会学家没有必要直接调查诸如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起源与发展、意识形态与宗教信仰的传播、革命原因和结果,以及持续的经济与(涉及社区、群体、各种组织的命运的)地缘政治转型之间的关系。但是,也肯定有许多社会学家对宏观范畴问题颇有兴趣,并尝试运用反历史主义的模式。帕森斯式的结构功能主义,作为一种无所不包的社会理论的短期流行即是如此。

但是,真实的现代生活是,在社区、地区、国家以及整个世界都充满了持续的冲突和变迁,以至于社会学家从未停止过——也不想停止——对于全新理论和阐释的时尚追求。这种理论试图阐释社会结构的多样性、变迁的时代限制和可选择的可能性、结构背景与群体经验的交点,以及与时俱进的事件与行动的展现。事实上,社会学中以历史为取向的分析必将在我们这个时期显出特别的魅力。在这个时期,整个世界——对于在早期阶段经济发展和地缘政治冲突的领导者 and 胜利者而言,同样对于那些边缘的新兴工业化国家而言——存在着对于现存趋势和关系能否持续的明显的不确定性。广泛被构想的历史分析显示了这样的可能性——理解“过去的模式和可选轨道是如何与目前的选择相关或不相关”的可能性。因此,优秀的历史社会学家能够更多地对真实生活的关注说出有意义的东西,而不是狭隘地把那些能增添其荣光的经验主义研究集中于他们所谓的“政策相关”之上。^①

历史社会学的研究议题

韦伯、马克思、托克维尔、涂尔干以及其他一些人的经典问题与回答依然持续存在于历史社会学中。这部分是因为创建者对于某些重要

^① 例如,Charles Sabel 对 19 世纪至今的工业关系所进行的历史社会学分析,为发达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其中包括美国,提供了关于替代性政策之可能性的有效理解。参见 Charles Sabel, *Work and Politics: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Industry* (Cambridge, U. K.,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以及 Micheal Piore and Charles Sabel,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New York: Basic Books, forthcoming)。